

韓非子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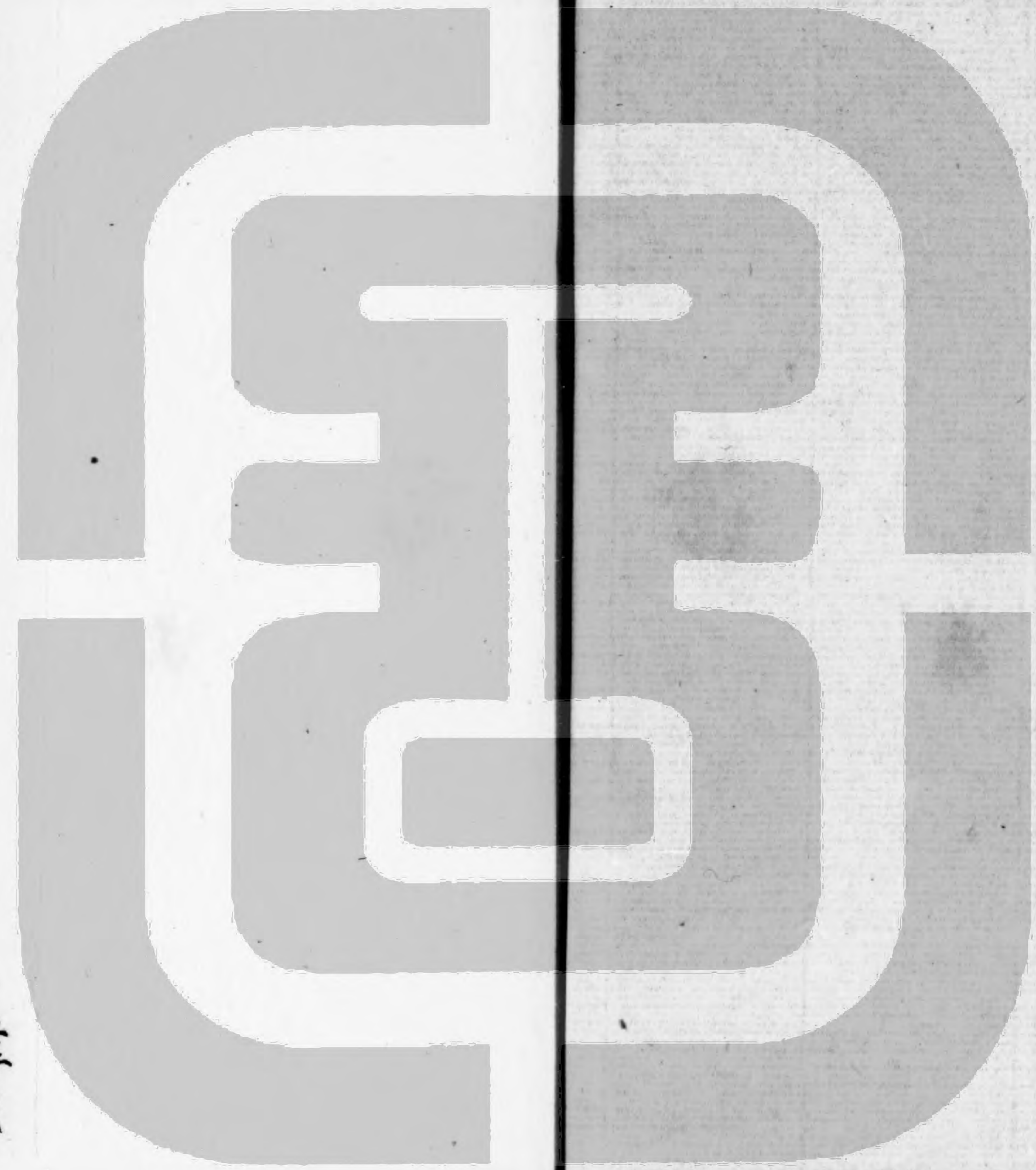
嘉靖丁酉張鼎文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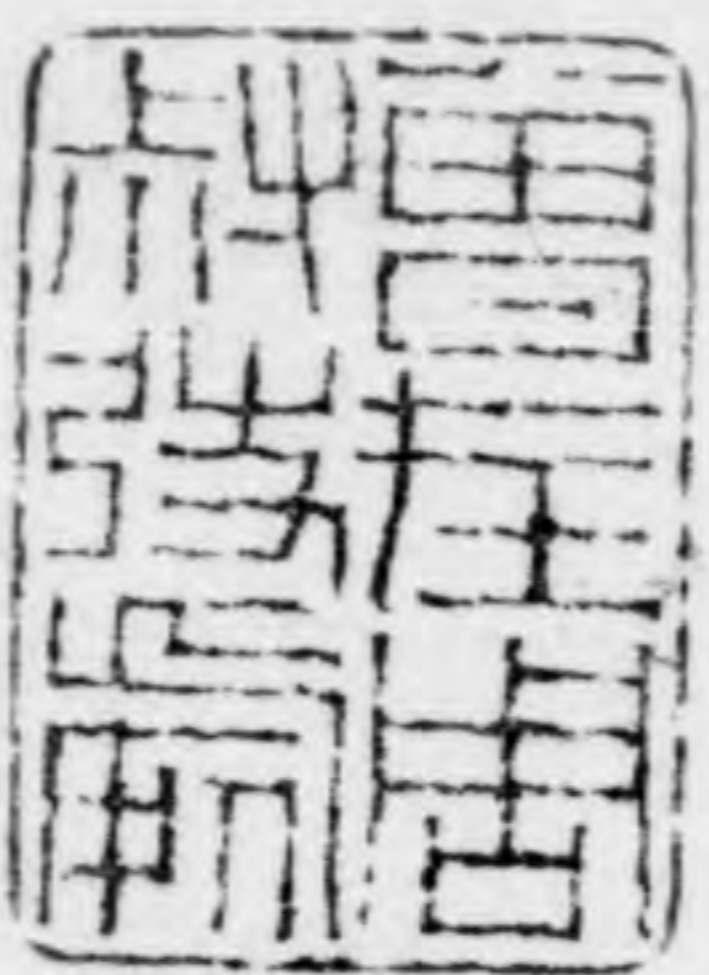
黃堯圃云最善

光緒丙申以之商邨宋氏



70363
冊 子 韓 非





校刻韓非子序



按漢諸子畧凡十類百八十九家瀆家居
 第四唐六典子類十四藝文志子類十七
 六百九家瀆家皆居第三太史公曰瀆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夫治太上以道其次以瀆韓子瀆家其
 所著書無非鈎箝決摘之術當是時天下

專習灋令以吏爲師詩書六藝之文棄而
不講故終其書無仁義忠厚之言無欽恤
明慎之意今讀其五十五篇篇言其槩初
見秦干秦也數秦之失而欲一舉以成霸
王之道從衡之說似之存韓連荆魏以疑
齊趙齊趙定而天下服是故不免有非終
爲韓之疑李斯得以殺非者此也難言多

懼忽也其將有言也而先固其主歟愛臣
收權也主道虛靜以待下黃老之遺術也
有度強國也國可以刑灋強不可以刑灋
不亾而况可以刑灋使臣忠庶仁義也歟
哉二柄罪必刑功不賞虎其君狗其臣豈
功疑惟予罪疑惟去之意揚權名正物定
輒一以靜道德虛靜安用刑灋八女螽君

之術盡矣十過人主之通鑒也孤憤憤大
臣也其阻於當塗佐歟五不勝之勢瀝肝
膽矣說難以逆爲順多虞也和氏以管仲
之治齊商君之強秦爲使天下必爲已視
聽之遺以徵可亡之道四十有八而刑瀆
之意寓焉風摧蠹木雨壞墻塲湯武之於
桀紂是也三守其端一也幾事密則無三

劫之患矣備內家道由陽及妻子誰與信
者南面嚴於取權而以必行通變不倦
革道也飾邪龜筮無化而明灋有功也解
老溪於老也有道之用心貴靜不重變灋孰
謂非也有此言也喻以重賞罰也在君則
勝臣在臣則勝君亦取權之意也說林皆
古人詭稽突梯所爲而非特表出之固智

術之所尚也。觀行資於人也。安危自厲也。守道重於全身。預於立。濫用人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未嘗無。怒心者功名主得。臣而名實成也。大體以天地江海日月山谷爲量。而有長利大功之積。內儲上篇詭秘矯詐。無所不至。而卜篇參疑廢置之事。則亦春穠之所以示戒者也。外儲說四左

上以先王仁義不能正國。比諸嬰兒之食飯塗羹可戲而不可食也。中山好士而可攻。必其士忿而兵弱。農惰而國貧者。然取非耶。左下誅賞毀譽。庶幾殺之不怨。利之不庸之意。然用有公私。則王霸之所由別也。右上三節以君治臣。而一切以忿心從事。國狗社鼠。古今例之。忍痛彈疽。未易得

也若下五節責成之功，誰馭臣也。因事之理，誰事君也。子之燕噲事與孟子不同，而禹益相訐，啓益相攻，抑又滋惑之甚。禹益異世，得謬其傳之喻，同時亦詭其說，軻矯之正，耶非肆其妄耶。難一齊桓公三往，處士乃其好仁義之美，即而以爲輕上侮君之俗，是固以太公殺三商爲當者也。難二

趙簡子處危而士奮言可感也，謂不可使百族之子皆若孝子之愛親，是何言也。難三以儉而無術，不免於貧，齊桓公侈於祭，紂猶冠五霸，又何言也。難四天子無道，諸侯伐之，諸侯無道，大夫伐之，故湯武王而齊晉霸，安得以爲常也。難勢治天下，賢不如勢，勢不必賢，亦以濫術勝仁義之說也。

問辨灋令有定文學不得非之誹謗之令
無已也問田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曰亂主
闇君之咎也定灋申不害佐韓七十年而
不霸商君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帝非
庶灋則庶術也非韓人而在秦處申商之
間韓亦不霸秦亦不帝何也說難獨以后
稷皋伊周召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

趙衰范蠡大夫種逢 同華登焉霸王之佐
明於任臣則趙敬侯 縱欲庶度而饗國數
十年不明於任臣則 燕噲有聖王之節而
不免於亂好專也詭 佞私智相高故上不
勝下六反毋之愛子也 倍父父之令行於
子也十毋吏之於民也 庶愛吏之令行於
民也萬父慈不如嚴也 八說八經文之變

也頗不類非作八說曰灋以制事事以名
功灋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
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權術也
商管異世而非並稱可疑也八經曰明主
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夫以智力窮人
鬼道也五蠹顯學忠孝文之至也五蠹之
意以文學言談盛於耕戰帶劍私門末作

之弊亦其時之瀆波也顯學之意以學術
無益而富強有用廣譬長喻心駭而神動
也忠孝之意詆訾孔子堯舜湯武於君臣
父子兄弟之間皆非所以教天下狂者之
言也人主與近習當塗論人言行智者使
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通論也飾令
陰符之遺也心度禁先其本兵戰其心言

韓非學序
七
豫也制分刑賞分白也蓋里相坐止姦也
私告任坐發姦也五十五篇畧止此矣夫
非之學專於刑名非之意主於刻核考其
學術與荀卿李斯商鞅尸佼李悝申不害
之徒共爲師友各以智術相勝當時不知
李斯之害已是不智也卒隴於斯之術中
而不能出是無術也爲灋之弊反申其身

非斯則同特後先耳非之書未行止於獄
死斯之術已用遂至車裂天譴之報昭昭
哉序以爲非喜刑名灋術而歸其本於黃
老余則以非喜黃老而歸其本於刑名但
其書出自先秦載古人事多奇倔後世儒
者賴以爲據古今學官列於諸子與經史
並行其文則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絕有氣

力炘焔秦王讀之已有寡人得見斯人死
不恨矣之歎况千載之下舉業害文大傷
氣格學士選其近正者讀之未必不如更
幟易今登陴一鼓以助三軍之氣也漢志
史記劉傳隋唐志皆云二十卷五十五篇
而王伯厚歎言今本五十六篇未知所定
嘉靖辛酉歲五月端陽日浙西張鼎文書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
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
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
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
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
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
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
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
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
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
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
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
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
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

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裒犯白刃。鎔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以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

常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

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

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

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

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

也。一戰不剋而燕齊。為樂毅破齊於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

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

不存。言禍敗之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

讓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

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移邑謀秦故

非誠云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

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

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

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

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
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
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
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又為齊矣。中山呼沱以
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
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
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
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

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
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
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
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
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
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
知秦兵
頓民疲則從益
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
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

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戒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蕭薦。出貢以

薦若蕭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

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

下之兵資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

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

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起攻秦計為得矣夫韓

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

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

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

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如此則

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

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

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韓餉則合

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

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

能則同於為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

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

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韓可以移

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

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

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蹠。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恢然。恢妨也。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恢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在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眾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蹠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韓利而入說。以上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代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事者。以事秦為計矣。代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
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
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
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
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
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
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
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常相與共伐韓。
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也。不能滿下里。而所以得

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
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
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
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
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闕。韓則居中國。展轉不
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
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
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
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

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釀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難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

然其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

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奪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又掖者謂麾下必釀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

又以禽君掖也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

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

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

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止於班洋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愬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閑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然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資

性言，則見以為鄙。特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忠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

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冀侯多鬼侯。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瞽。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而備故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日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長弘分脰。蘇梨也尹子奔於棘。按之於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門豹不闕而死。人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殘虐者何也。則愚者難

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過人臣太賤必易主位。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王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

不相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從其側以

徒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

其側以徒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蓄息。王道衰亡。

是故諸侯之博太。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

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

斥遠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

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

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

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桓武簡公。皆以群臣之大富也。夫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

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

之以法。臣雖有賢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

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君威嚴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太。不得藉

城市。市衆所聚。器其衆而止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

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

於家。不欲令其私。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

從。四鄰之國。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

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是。彰故曰紀。是

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

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

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

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

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

以稱。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

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

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賢則臣守以武去賢而有功。

去君賢則臣守以武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守以武群臣守職。百官有

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百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

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

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臣用

智故智不窮賢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

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智者正。

為臣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功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

之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

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

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

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

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

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

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

將_之。推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

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

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

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

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

閉其上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

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

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

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詭退以為寶。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

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

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賞其言。則賞功

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

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

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

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一

微信亦校何

韓非子卷之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奉法

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

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特民及

則旧奉法有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

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釁

涿方城方城也涿殘齊平中山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

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

良

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
 之都陸言魏也加兵於齊平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
 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蔡召陵楚師遁師久為老
 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
 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
 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
 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
 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
 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

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審得失有權衡之稱
 者以聽達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
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
 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
 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親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
 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
 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
 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
 過其蔽多矣朋黨多既通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

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

無功而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獲利也

臣傷其類故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

相求故姦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

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不

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

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百官雖具。非所

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

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故臣曰。亡國之

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

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

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能者不可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

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止。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

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難。則事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

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

目不以私視為君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

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

熱則救之以清此皆用鑊錡傳體不敢不搏利刃

搏之無私賢拾之臣無私事能之士皆以公用

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

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

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工

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

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

非上臣不謂義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

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

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

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三毀國以

謂智也不可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

也先王所簡必今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

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

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

意行不川之於私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

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

足力不給言當用法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

視不得其

良

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

感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

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

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

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

敢易其辭勢在印中不敢蔽善飾非即近侍朝廷羣

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職分而豪強不敢踰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

用之勢不遺法既已穆則上之任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始地形焉即漸以往漸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東

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先王

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使其羣

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然法之內外為惠法內

其所以防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臣使羣

遊外其或凌過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

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當主裁故不共臣

同門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制制當主裁故不共臣

置也君行危矣可不信則後不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

當其規矩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若智

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
王之法為其此利也
科削科等也權衡驟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
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舉
而措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
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律羨齊其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退淫殆止詐
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取以貴勢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
貴之而傳之傳之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一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

制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

之謂德為人臣者畏其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

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

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

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

之賞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

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

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此人主失刑德

君輕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歸臣而去其君

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友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君爵祿而與

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斛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兩

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

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

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

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

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

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

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

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

以其事貴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

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

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

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人功，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

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

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

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

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

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

賢者必多術故能乘賢，妄舉則事且不勝。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

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

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

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

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禱讓之事，令噲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

匿其端，避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

好，則群臣誣能。誣其能，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

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故子之託

紘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

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

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

為利此以情借臣求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

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

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羣

臣見素則大君不救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 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一夜四時之候 天之大命君 臣上一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天

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 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 悅情也 耽之過度則 損精賢士所以助理也 用

意君也 則故 甚 乃年 惟小 欲見素無為

也。官在四方。安在中央。四方謂臣民 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

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 君但虛心以待 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

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 藏謂不見也 其能 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

陽陰通也。左右既立 開門而當也 左右既通 輔弼

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 同聲相應 四方賢才 勿變

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 無所遮擁也 當受也勿變

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 莫敢變易 俱行之 不已 行

職事有功。而可此皆臣賢之臣 是明履理也 君能履

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明履理也。君能履

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 故上下無

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生得矜而好能。下之

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辯惠居下者好生。下因其材。居上

其諛佞材則辯惠其材以入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

國不權則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為首以名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

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者事也。上不見事因而任之。以自事之。因其事而任

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六事以與之。正與處之

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

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形乃參同

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二者誠信

下乃貢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修所事。待

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信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

天之道。及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夫智巧上

則及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常當虛靜。以後人比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

不常用已。而先其始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

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夫道者弘大而無形。

以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大道者弘大而無形。

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不與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

特生死。言常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情。故曰：道不同

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

重。故能知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不同於燥濕。故

均於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道皆自道生故曰道無雙故曰。明君貴獨道之

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不審必出言以

之彼必及求其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具

位自定，明識其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聽言者欲聞以

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

齒乎脣乎，愈憫憫乎。脣齒可以發言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也。愈憫憫彼愈始

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

其所言彼既分拆，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非虛

如細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虛

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

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草，則動漑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

事或三之以此物之情，或伍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

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有所舉動然則暇雖喜之

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善之彼必自

遂而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

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

得受其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

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謂內

口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開以室而視庭也八尺

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

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乎謬矣

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說於一事二事

則人知他事皆然主上不神下將有因測其所由者

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其事不當下考其常正事不

以常理考之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

地則上因下考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私覆地無

之系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疎孰親私載故無疎無

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治其內置而

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欲治其外官置一

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攻也欲令官政

一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兢故大臣之門唯

恐多人臣門多人威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

得之治道無輪此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

者故曰治之極也

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猶民愈眾

姦邪滿側亦此大惑故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

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毋專信

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刑勢毋大於股難

以趣走臣重於君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

為虎隨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臣則不知臣之為虎

狗然所以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若

事相求皆為狗益其虎成其群以弑其母母則君也

朋黨無有時也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

故曰臣無則國亡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

自寧上既此則刑而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

其真謂君若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明黨交結伐

也刑黨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

今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求人

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既得斧與仇則見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

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

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

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故度量之立上之寶也度量

可以割斷下故堂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尺其都，臣將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尺人稱家，貴其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下則貴之富之，備將代

之。臣既貴富，備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子

危始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

執其度量。臣人四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

薄者靡之。厚謂臣黨，以眾勢位高也。虧靡有量，毋使

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虧，也亦取其

靡之若熱。若熱，若鑽火之取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一棲兩

雄，其鬪頰頰。鬪，爭也。鬪，鬪也。鬪，鬪也。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

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夫妻持政

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為人君者

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

之威也。木枝扶踈，將塞公問。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

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

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

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

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

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公子既眾宗室憂嗟宗
 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
 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
 衆勢陵適子故憂嗟也
 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
 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淘
 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探其懷
 奪之威心探其懷謂淵其所欲為
 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
 命神而可畏
 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
 君之百姓以成其引君之左右或誘引
 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
 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八主之所惑也託於

人之冀米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
 東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
 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實內
 子等使之惑主也
 或則姦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

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媚此人主未命而唯唯
 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
 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
 命之則皆應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入臣者內
 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

謂在旁王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
 非汝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

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臣欲收攝其心也。辭言為作聲舉。又更處置。以勸其心。使之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其主。則君臣有隙。處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王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三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從希得與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

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以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一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

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

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

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也。其於觀

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

退。群臣虞其意。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樽有所進退也。其於德

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前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

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群

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也。其於勇力之上也。軍旅之功。無踰

賞。邑闔之勇。無赦罪。邑闔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備。不使群臣行私

二章 非 治 卷 二 信

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其於一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

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吳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

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以外而制於內則是君人

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

亡亟於不聽猶聽不足有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

從之亡急故不聽群臣群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

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諸侯之不聽則不

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

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

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

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聽

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

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

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

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

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聽毀也或本為墮

韓非子卷之二

順齋張鼎家
刻伯木校別

韓非子卷之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
 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悞
 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
 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
 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
 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
 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奚

謂小忠。昔者楚共一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一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一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一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一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一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一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

一齊非也卷之三
一
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苟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苟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

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

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
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
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
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
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
曠曰。不可。占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
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

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
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垓。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
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
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
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
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
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鎡蒲未切蚩元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
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

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
 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藜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
 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瘞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
 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悞昔者知伯瑤知伯名
 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
 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
 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悞彼來請地而弗與則
 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徃徃習也得地於
 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

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
 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
 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
 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
 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
 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
 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
 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其措
 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子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其

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

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

甲兵邑無守具襄子聞之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

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

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

郭君其出令令民自謀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

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

之繕奇餘也謂開君之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

人出音鷓

錢庫不受甲兵若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

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

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

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

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

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門臣聞。脅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甚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

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目。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

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紆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

死軍破國分為二為天下笑故曰貪慢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奚而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其之迹流也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修

國之不服者十三。辨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蔣席名草。頗綠頗綠名草。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八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彫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一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尹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其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

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

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達遊則危身之道也。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

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猥也，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

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才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洩綏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下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

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思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囚張儀爲和於秦哉。臣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飾也。公仲之行。而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

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今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千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恃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

我君有福未必及也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拜受其餐

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吾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違也，言其心也。其太子之間寡人

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韓非子卷之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己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

王而長號韓公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

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

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

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况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

聽用能燭見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重人之陰情

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繼之外矣言必

見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

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不

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謂外

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

皆與當塗之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

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

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即中不因則

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臣即中為即君中則君之左

近主故為學士不因則食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

之也談者謂為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

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求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

燭察其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

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

又川事既久既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

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

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

王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則

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究則君無得而誅之則

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

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

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

重人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

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其數不勝也以輕賤

與負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久

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

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法術之士

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上焉得不危。法術

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其可以罪過誣者

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

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者其不可破

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

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

人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

重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

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以

知其真偽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

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

國即敵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

國也。

國也。

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

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

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人王所以謂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

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

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今臣於與死人同病者不

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

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

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

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

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

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

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士謂智也其修士不能以貨

賂事人。既備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

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

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之不謂財貨修智也

之不謂財貨修智也

言起矣

精謂脩士精繁也

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

上材精能

精繁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

主之明塞矣

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

伐決智行

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

之參比驗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

而愚汙之吏處官矣

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

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相愛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

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

且人臣有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

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

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

豪傑使能

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

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

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

國主更稱蕃臣

君臣易故正而相室剖符

村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

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秘也譎詐謀也

以誑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

三變謂行譎誑以移土意十中廷其故何也人臣之

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

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

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

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

智上恐與司之庶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大臣

挾愚汗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

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

也親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比使國家危削

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

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

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刺禍夫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

說之所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難

非台知之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

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又非吾敢橫矢而能盡之

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

賤之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

無相辭之心而遠事情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反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

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則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

飾其名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

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汎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彼先知其事必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

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

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

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必知所規異事而當知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

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

不密而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

遠必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 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

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

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

危。不能而疆不以而止必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

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與之論細人，則

以為貴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有彼論其所愛，則以

則以為為知人而賣重也

則以為為知人而賣重也

則以為為知人而賣重也

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嘗已也論君所增則謂為已也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嘗已也論君所增則謂為已也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也論君所增則謂為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也論君所增則謂為已也

米鹽謂物積羣聚米鹽謂物積羣聚米鹽謂物積羣聚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

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指而不忤彼有私

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

有以激彼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

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不知也以資其智不知也以資其智不知也以資其智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

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欲陳危害之事則顯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言又微。誹當為私。患其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

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

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汗。則大又飾之言。此

言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

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概之也。彼或自多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之斷則

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

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

所以護其短而養其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磨

然後極騁智辯焉。其智辨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

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以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一人自託

所以干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

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難久而周澤未渥。離猶

謂所經深計而不疑。引事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

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

此者說之成也。皆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

皆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

夫闢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

鄭鄭人隳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

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

故大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隣人之父

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

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故統朝之

言當矣其為聖人於聖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統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

亦處知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

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

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

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

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諛說談論之士不可不

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

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人相之，主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及厲
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
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
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
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
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

玉而題之以石，貞士
乃使玉人理其璞而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
得安也。必曰：我以清
為方圓也，必不幾矣。
是猶以足搔頂也，愈
廢法行私，以適重人
私為重臣者眾，而以
而臣成黨於下。此田
者之為人臣也，得效
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
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可以
庶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
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
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
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
成之所以絀簡公者也。夫有術
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

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

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救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

待日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王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

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

同而實不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
塏埳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
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
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
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
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
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
也。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

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邪知之者，異於義
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
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
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顯於世者也。楚莊
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害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
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
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
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
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

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
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
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公之衣。
而此子之不老。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
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
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
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
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
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

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
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
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
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
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
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
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
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
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
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暴。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播策之威。銜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

犀車良馬之上。

則可以陸犯阨阻之患。乘舟之安。楫

之利。則可以永

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

誅。則可以致霸

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

行之有犀車良

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

遂得其成。伊尹

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

得之秦。以強。此

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

之數。而不以虛

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

直任布衣之士。

立為卿相之處。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

廣地之實。此之

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

立為天子。桓公

得管仲。立為五霸王。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孝公得商。若此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不。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公。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剗。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

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上八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意。家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斂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

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龜。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順齋張鼎家
敏伯甫校刊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口。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

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資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廢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聚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嬖妾之言聽，愛玩之智

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
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
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
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
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
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
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
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
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賢人扣妬
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收怨讎而人主弗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
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以亡可亡也藏怒而
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念恐憂懼而久未可
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
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
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
而婢妾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
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
塞不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
車馬之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賢私行而賤公

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天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欲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賢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躋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

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口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

而人臣有不忠。忠主則國為一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能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主。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中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大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

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踈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穉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

也。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賢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甄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士之端皆士無幸賞無踰行

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徑後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賢人富。苦民以富賢人，起勢以藉藉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徑後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矣。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穠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賢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

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
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王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
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
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王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又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
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

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
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
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偽為忠信
然後不禁

三者。人主使人臣雖有

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
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
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
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
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
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

事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僞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然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一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

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

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矣。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

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釁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成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惰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懷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直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

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
 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發捨歲星非數年在
 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
 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
 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
 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
 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
 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
 勝身臣入宦于吳及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

齊而不聽宋齊攻却而宋滅曹荆恃兵而不聽齊越
 伐兵而齊滅荆許皆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
 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
 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計
 鄒齊攻任扈而制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兵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
 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實罰敬信民雖寡強賞
 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

齊而不聽宋齊攻却而宋滅曹荆恃兵而不聽齊越
 伐兵而齊滅荆許皆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
 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
 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計
 鄒齊攻任扈而制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兵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
 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實罰敬信民雖寡強賞
 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

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今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其人願古之功。以古之當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帥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

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

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善法者。則不惑於名。能。不矯於名譽矣。若者舜使禹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法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則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諸規而知圓。皆全之道也。明主使民

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知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知。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群臣膏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伊尹管仲之功也。

背法飾智有資。稱比下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

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